

秋水軒尺牘

言文對照



上海文局行
上文鴻印

◎請託類

▲與陳天度請婉言釋愆

汾鄉碩望，久切心儀。頃自永郡寄誦諭言，快同親炙。承示棄書讀律，竊以吾丈機雲才藻，燕許文章；鯤化鵬遊，得時則駕，何遽無心青紫，轉作抱牘依人計耶！渭浪跡六年，自慚駕下，不能作昂昂千里之駒。屈指辛亥之冬，就食遼西，去夏至津門，今春晉省，閱四月，始就平舒。數年來館不過副席，俸不過百金，內而顧家，外而應世，探我行囊，惟有清風明月耳！讀所寄舅氏書。責以捐職之命，遲遲未報，咎何能辭。念自家道中落，承舅氏逾格矜憐，蛇雀有知，豈敢忘德？所以遲之又久者限於力，非盲於心也，一秩清銜，矢報有日，尙祈吾丈婉曲言之，俾不至開罪尊親，幸甚！

【淺釋】你在家鄉很有名望，我心裏早就傾慕了。剛才接到你從永郡寄來的信，使我快活得如同親領你的教訓；承你告訴我丟了書，去做幕友，我以為你有了陸機、蔣雲的才學，又像張說蘇頌般的的大手筆；前程的變化，未可限量，只要遇着時機，便能發達上去；何以就沒心做官，倒反去依人作嫁呢？我在外邊六年，自己慚愧沒有能爲，不能較發展。想起辛亥年的冬天，在遼西辦事，去年夏天到天津，今年春天進省，經過四個月，才到平舒。幾年以來，事體不過是副館，薪俸也不

過一百塊錢，裏頭要顧家，外面要交際；摸摸我的錢袋子，只有像清風明月一樣的空着啊！讀你寄給舅父的信，責備捐職的事體，好久沒有答復，我怎麼能彀說沒有過處？想起我家裏自衰敗下來之後，承舅父格外的體恤；連蛇和雀子，也知道報恩，人孰無情，我怎敢就忘記了他的大德？所以遲了這長久的原因，實在限於能力，并不是心裏不明白啊。倘能得着一個小官，總有報答的日子，還得請你好好的向他婉說一番，庶幾不至於得罪長輩，這是很感激的！

【廣註】（粉鄉）卽故鄉之稱。因昔漢高祖之故鄉曰粉榆社，後人遂稱曰「粉鄉」或「粉榆」。（碩）大也。（久切心儀）心中久已欽佩也。（永羣）卽直隸永平府。（誨言）教訓之謂也。敬詞也。（親炙）猶言親承教益也。（棄書讀律）改習法律，以備游幕也。（機雲）姓陸，晉時吳郡人。二人係兄弟，均有詞章家之稱。（燕許）唐時張說封燕國公，蘇頌封許國公，二人並以文章顯稱于當世，時號燕許大手筆。（鯤化鵬游）鯤係魚之大者，鵬亦鳥之大者，古時有鯤魚化鵬鳥之說，此喻英豪之變化出乎尋常也。（無心青紫）無意求官也。漢時公侯印綬用紫色，公卿印綬用青色，後人遂以「青紫」喻貴顯。（抱贍依人）言游幕者仰賴於人也。（浪跡）行蹤無定也。（驚下）驚係馬之最下者，此係自謙之詞也。（昂昂）馬之疾駛貌。（駒）馬之少壯而出衆者。（遼西）今直隸之舊永年，承德，朝陽至奉天之舊荊州新民諸府屬統稱遼西。（津門）卽天津。（平舒）卽京北之大城縣。（捐職）輸賞入官，以求得一官職也。（蛇雀）古時有蛇雀報德之故事。（非盲於心）不是心裏不明白。（一秩清銜）秩，卽官之品級也。此謂一個清閑之官職也。（矢報）矢，必也。言一定有以報德也。（開罪）得罪于他也。

▲求南皮縣倪寫字

人日毋戰屢北，而閣下得心應手，灑脫不凡，始知仙吏自有眞也！別後，時作碧天雲樹之想，奈以作嫁故，不獲趨瞻琴鶴，重整酒兵，悵結何似！法書聯幅，便望擲下，弟雖贈乏籠鵝，而大君子一諾千金，當不吝黃庭一卷也。

【淺釋】正月初七日我們猜拳，我屢次的失敗，你却順利得很，沒有一些兒挫折，才知道你的真手段咧。分別了以後，時常的想念，只因爲公事多，無暇到你這兒重

你寫的聯幅，有便請即寄下！我雖沒有相當的報酬，然而你答應過

再遲延罷！
請拳也。（北）敗
懷慕之意也。杜

【廣註】（人日）夏歷正月初七日，向傳爲人之生日，故曰「人日」。

（北）敗
（北）敗

也。（得心應手）謂心手相應也。（灑脫）飄灑出塵，不拘謹貌。

（北）敗
（北）敗

甫懷李白詩有「渭北春天樹，江東日暮雲」之句。（作嫁）喻替人
喻清廉之官吏也。（恨結）失意狀，鬱悶無聊也。（籠鵝）晉書家
卷，易得鵝一籠。（一諾千金）一聲允許，有似千金之貴重也。（
件也。

（北）敗
（北）敗

▲與黃封三託推薦

一番風信，幾度花飛；瞥眼春光，增人離索。老表兄遨遊塞外，得令郎隨侍蓮帷，晨昏分籌筆之勞，詩禮習趨庭之訓。而賢喬梓應時介福，尤無事鄙人贊頌也。弟因人成事，跼促如轅下駒；刻思絕韁而馳，又無可爲昂首長鳴之地。兄固弟之伯樂也，苟不以駑劣而策之前焉，則千里康莊，騰驤有自矣。

鞭長可及，望之望之。

【淺釋】風信傳來，落花紛飛；春天的風光，一瞥眼就過去，倒反增加了人們離羣獨居的感慨。你在塞外遊幕，兒子帶在身邊，一方面可以減少籌畫的煩勞，一方面也得承受父親的教訓；而且你們父子倆隨在皆宜，尤無須鄙人多稱頌啊。我是依人做事，一切皆不得自由，如同駕在車底下的馬一樣；現在想脫離羈勒跑去，又沒有可以發展的地方。你是很知道我的！就像伯樂能彀相馬差不多；如果不以爲我缺少能力，却來使用我，那麼，很平坦的大路，可以給我賽跑一下了。你的能力彀得着來提拔，我就很希望咧！

【廣註】（風信）謂風之時期及方向，以有準期，故謂之信。如「花信風」，應花期來候。（幾度花飛）幾次花落也。（瞥眼）暫見也，瞬息也。（增人離索）增加離羣而獨居之况味也。（塞外）邊界以外，都稱塞外。（蓮帷）游幕之處。（籌筆）筆墨工作之籌劃也。（趨庭之訓）承受父教也。（喬梓）喻父子也。（介福）大福也。（贅訟）多作祝訟之詞也。（因人成事）依賴他人而做事也。（偈促如轍下駒）如駒之被繫轍下，行止由人，不得自由也。（絕韁而馳）馬脫羈縻而疾馳，喻人得自由而顯達也。（昂首長鳴）喻放言高論，發表才能，得以揚眉吐氣也。（伯樂）古之善相馬者。（策）馬鞭也。（康莊）大道也。（騰驤有自）疾行奔馳有所由從也。（鞭長可及）喻其權勢可及也。

▲託楊樾庵謀館

春鴻絕影，芳訊稀通。頃晤香度，始知塞上青油，已安徐榻。前以一餅金，函致省寓，度在文旆啓行之後，祈卽取之無失。此間瓜代有期，行將解館；

恃足下高居首要，一推一輓，不復屬望他人矣！

【淺釋】我們音訊不通，你的好消息也就不大知道。剛才會見香度才曉得，你已經在邊界遊幕了。前回我出錢寄了信到你省裏的寓處，想必你已動身了。請你趕快去拿，不要遺失；這裏的事體，日期已滿，將要解散，此後我噉飯的問題，全待你一言九鼎，不再去請託別人了。

【廣註】（春鴻絕影）猶言書信不通也。（芳訊稀通）少通訊問也。（塞上）邊界上也。（清油）幕府也。（已安徐榻）謂已得位置也。後漢陳蕃爲太守時，不接賓客，惟徐稚來，特設一榻，去則懸之，故名「徐榻」。（一餅金）一餅，猶言一枚也。金，幣也。（文旆）古時天子之儀仗，旆之有文者。今於文士旅行，用爲敬詞。（瓜代有期）謂期將滿而易人矣。（一推一輓）求人吹植，引薦之意也。

▲與單德栽託照應兄長

曩在保陽，得識荆於四家兄寓次，時弟塵裝甫卸，未獲通款曲，接殷勤之餘歡。洎二兄種蓮山左，弟仍伏櫪燕南；天各一方，莫通問訊。家兄每道二兄，爲今人中古人，想見德行道誼，取重一時，未嘗不慨焉慕之，而以不獲締交爲恨。茲聞幕開南翼，其地有子游之絃歌，與蒙莊之漁釣，公餘尋勝，逸興遄飛，履祉之佳，自符心頌。三家兄字觀水者，頃由新城移硯清泉，屬在幕下，乞以餘光分照及之，至禱至感！

【淺釋】從前在保陽，從我家四哥的寓處，認識了你，那時我才打別處來，沒暇和你談心。等到你到山東去遊幕，我仍舊屈居在直隸，山河阻隔，沒有通信。我的哥哥時常說起你來，是近人中的

古人；可以推想到你的道德行爲，受一時的推重，未嘗不很懇切的羨慕咧。然而以爲不能和你結交，是一樁恨事！現在聽說你在東昌府做幕友，那裏有子游的絃歌台，和莊周的釣魚台；公事辦完的時候，去游覽名勝，暢快的情形，和旅况的安定，自然也符合我心裏的稱頌。我的三哥號叫觀水的，近來從新城換事到清泉，屬於你的管轄之下，請你便中照應照應他，極盼望極感激的！

【廣註】（曩）昔日也。（識荆）識面也。（塵裝）行李也。（泊）音忌，及也。（稱蓮山左）游幕於山東也。（伏櫪）屈居也。（燕南）直隸之南部，古稱燕南。（今人中古人）謂今人中之有古人之道義者。（慨慕）慨歎而羨慕也。（南翼）山東東昌府一名南翼。（子游絃歌）子游係孔子弟子，曾爲武城宰。其地有子游祠、絃歌台。論語『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。』（蒙莊漁釣）史記『莊子者名周蒙人也。嘗爲蒙漆園吏。』故曰「蒙莊」。方輿勝覽『濮州有莊子釣台。』濮州卽山東之濮縣。（逸興）超乎流俗之興致也。（新城）山東縣名。（清泉）山東冠縣別名。

▲託滄州諸友照應

火雲如燒，思與諸君子一登朗吟之樓，看夾岸柳陰，風檣上下，以消煩溽。乃仙凡途判，咫尺千重，徒作五城十二樓觀耳。鹽邑張少尉武陵人也，近以年老乞休，月之二十九日，先遣眷屬赴滄，候船南下，幸推梓誼，飭役代覓妥寓，俾逆旅主人，不敢欺生慢視，此感弟實均之。

【淺釋】天氣酷熱，空中的雲如同被火燒了一般，要想和你們去登上朗吟樓上，看兩岸的楊柳，和當着風的槐桺，來消解這種煩暑。可是仙界和凡世隔着路，看的很近，却又很遠；徒存那個五城十二樓的空念罷了。鹽山縣的張少尉，是杭州人，近來因爲年老辭官，在本月二十九日，先派家

眷到滄縣候船回南；請你推念同鄉的情分，叫當差的替他們找個穩妥寓處，務使客棧裏的人不敢欺負怠慢；就感同身受了。

【廣註】（火雲如燒）言酷暑時之鬱熱。蓋雲被暑熱所蒸，若火燃燒也。（朗吟樓）爲滄州當時名勝。（夾岸）兩岸也。（風檣）檣係船之桅竿，風檣係張帆於桅竿以當風者。（溽）音辱，濕暑也。（咫尺千里）十分曰咫，十寸曰尺，咫尺千里，謂雖近猶遠也。（五城十二樓）神仙所居之處也。史記『黃帝建五城十二樓，以候神人。』（鹽邑）卽直隸之鹽山縣。（少尉）武官名。（武陵）杭州之靈隱山，一名武林山，因此稱杭州爲武林，轉爲武陵，虎林。（梓誼）同鄉之情誼也。（逆旅）卽今之旅舍也。

▲託鄭莘田代友謀事

月之十一日得六日之書於津邑郵筒，又得八日之書於郡伯公牘；正如庾嶺梅花，南枝先開，北枝後放，使探春者同時領取也。誠新席珍已久，曩以同人引去，擬卽相邀；適居停坐有東牀，蟬聯而下，無能爲其位置。閣下以屋烏之愛，切切相關，鄭當時之雅懷，齊孟嘗之高誼，求之於今，何可多得？閒花一片，尙有賴於春風之噓也。

【淺釋】這個月十一日，在天津接到你初六寄來的信，又在郡伯公文書裏，接着你初八的信，就如同大庾嶺的梅花，南向的枝先開，北向的枝後放，叫尋春的人，同時領取到了。誠新要謀事，已經很長久，從前因爲有同事的別就，便預備請他來；不料恰巧主人的女婿，繼續了下去，不能彀替他安插。你很懇切的推愛，如同鄭當時好友的懷抱，孟嘗君愛客的厚意；在如今尋找這種人，

誠屬不可多得？他閒着沒有事的人，還得靠你吹噓介紹咧。

【廣註】（庚嶺梅花）庚嶺卽江西大庾縣之大庾嶺，多植梅花，故有梅嶺之稱。蘇東坡云『嶺上梅枝已落，北枝始開，寒燠之異也。』（探春者）喻得信人也。（席珍）喻人閒居無事，待人聘請也。（居停）主人也。（東牀）謂女婿也。（蟬聯）接續而來也。晉書王僧綽僧虔等爵位蟬聯，文武相繼不絕。（位置）安排地位也。（屋烏之愛）推愛及友也。說苑『周武王登夏台以臨殷民，周公曰：「臣聞愛其人者，愛其屋上烏。」』（鄭當時）字莊，漢陳人，以任俠自喜，好賓客，景帝時爲太子舍人，常置驛馬，四郊存問故人，惟恐不徧。武帝時爲大司農，客至，無貴賤兼留之。（孟嘗）春秋時齊人，好客，門下常有食客數千。（閒花一片）喻閒居之人也。（噓）吹噓也。

▲與黃封三還銀緩期

遙辱手誨，伏審起居健適，老表兄蔗境彌甘，松姿益茂，芒鞋竹杖，山水自娛；視勞勞異域者，判若仙凡矣！弟讀書未成，名心久息，近爲同人力勸，擬作援例之舉。亦以吾道卑卑，流而愈下，大都依草附木，要結上游，而特立獨行者，率皆枯坐。如弟不工趨附，素乏黨援，三窟之營，未始非計，以故孟浪爲之。惠假一欵，愆期未趙，自問此腹，不肯負人。來歲鯉魚風起，必使珠還合浦也。

【淺釋】你很遠的寄了信來，便知道你起居安適，境況越老越好，身體越老越健；穿草鞋，扶竹杖

，尋山水間大自然的快樂。看我們在外鄉勞苦的人，好似神仙和凡人的分別了。我讀書沒有成功，對於求名的心久已息了；近來被同人竭力的勸說，預備援例捐點功名，也因爲我們這種生活，低下得很！誠恐將來還要不如，大概都是依賴高位的人，從中活動。能自立做事的，大都無事。就像我不會聯絡，且素來沒甚幫助，今去多闢一條路徑，未嘗不是一種補救的辦法；所以冒險做了。你借給我的一筆款子，過了日期沒有歸還，自己問心，不肯辜負別人，明年九月裏的時候必定要還的。

【廣註】（辱）白謙之詞，有不敢當之意。（手誨）稱其來信之敬詞，謂教誨之言也。（蔗境彌甘）猶言其境况愈佳也。晉書「顧愷之爲虎頭將軍，每食蔗，自尾至本，或問之，曰，漸入佳境。」（松姿益茂）謂老而體愈健也。晉書顧愷之與帝同年而髮白，上問其故？對曰，「陛下松柏之姿，經霜猶茂，臣蒲柳之質，經秋先零」。（芒鞋）草鞋也。（勞勞）勞之至也。（異域）他鄉也。（名心）功名之心。（卑卑）卑之至也。（依草附木）謂依賴他人也。（趨附）卽俗語所說「拍馬」是也。宋史「焉能趨炎附勢，看人眉睫，冀以推挽乎？」（黨援）同黨者之援助。（孟浪）輕率而爲之也。（趙）喻歸還也。本蘭相如懷璧歸趙故事。（鯉魚風）謂陰歷九月也。李賀詩「門前流水江陸道，鯉魚風起芙蓉老。」（珠還合浦）喻歸還也。後漢書「孟嘗君爲合浦太守，郡不產穀食，而海出珠寶。先時宰多貪鄙，珠遂漸徙去交趾郡界，及孟嘗爲守，去珠復還。」

▲託鄭莘田代友謀事

鵠橋渡河，曾以數行奉答，度塵青照？重陽近矣，賚予美之濁酒，賦陶令之新詩，纏想雅人，定饒逸趣。會垣薦出多門，聲氣不通者，率皆枯坐。誠新

株守半載，絕無過而問者，近復有母之喪，窮愁益甚！渠以津門傾蓋；夙承知愛之情，鷁鵠一枝，重望噓借。若憐其窮而汲引之，不啻潤枯荄以雨露也。

【淺釋】七月初七，寄一封回信給你，料想已早看見！重陽快到了！吃酒呀，做詩呀：你這個風雅的人，一定有許多好興趣咧。會垣薦出去的很多，不通聲氣的，大概皆是枯坐。誠新困守半年，簡直沒人去問他；近來他又死了母親，窮苦得格外厲害，他以為在天津和你同事，素來是很好的。

，一枝的寄託，極望你吹噓介紹！倘或可憐他的窮況來幫助他，就像是把雨露洒濕枯的草根啊！

【廣註】（鵠橋渡河）謂七月七日也。淮南子「七夕，烏鵲填河成橋，渡織女。」（青照）猶言青眼，稱人重視也。（子美之濁酒）子美杜甫字。有詩云：『濁醪誰造汝，一酌散千愁。』（陶令新詩）陶潛爲彭澤令時，有詩云：『一觴雖獨進，杯盡壺自傾。』（纏）思貌。（逸趣）高逸不入流俗之興趣也。（枯坐）無事閒坐也。（株守）因困而守也。韓非子「宋人有耕田者，田中有兔，觸株而死，因釋耒守株，冀復得兔。」（傾蓋）指好朋友也。（鷁鵠一枝）謂位置也。莊子「鷁鵠巢于深林，所棲不過一枝耳。」（噓借）吹噓也。（荄）草根也。

▲託周松濤索畫

別後時以知己青氈，榮我心曲，得手示，知有武邑之行。足下懷抱利器，久不得志於當道，此行出其所長，以佐百里侯鳴琴致治，必有相得益彰者；而履祉之佳，更無煩穎頌也！何愧人之畫，有董北苑筆意，弟愛之慕之；得狐腋，已足見珍，正不必以多爲貴也。

【淺釋】我們分別以後，對於你的起居，很是掛念，接得來信，知道已到了武縣。你懷着好才學，多久不受做官的賞識；這回把長處發展出來，幫着縣令辦理政事，必定是兩好併一好，格外顯揚咧。而且舉動多福，更用不着筆墨來稱頌了。何愧人的畫，有董北苑的筆意，我喜歡他，又羨慕他，得着一點兒，已屬寶貴，又何必以多爲重啊。

【廣註】（青氈）喻位置也。（縈）繞也。（心曲）心中之委曲也，詩經『亂我心曲。』（武邑）直隸大名道縣名。（懷抱利器）喻有才能也。韓愈文『懷抱利器，鬱之適茲土。』（百里侯）指縣令也。（鳴琴）喻行施善政也。（相得益彰）猶言雙方見美也。史記伯夷叔齊雖賢，得夫子而名益彰。（穎頌）穎毛筆也。穎頌，以筆墨頌祝也。（董北苑）筆談曰：江南有北苑使董源善畫，尤工秋嵐遠景。多寫江南山水，不爲奇峭之筆，近視之，幾不類物象，遠觀則景色粲然。幽情婉思，如覩異境。（狐腋）戰國策『集狐腋以成裘』喻其少也。

▲託胡峙齋轉寄家信

足下翩翩書記，時及遠人，旣感且慰；而平安竹報，頻隨青鳥飛來，則尤可感也！當此輕衫團扇，行樂及時，想見依紅泛綠之餘，定多雪藕調冰之雅。若弟幽居斗室，終日埋頭，轉覺照眼榴花，牽人意緒耳！茲又有寓信一函，以旅人之片紙，煩上介之頻投，賢主多情，僕人况瘁，其何以自安。秋澑屢有信來，道足下多方關照，自非愛屋，焉能及烏？椒平先生處，頃亦有札託之，無人乎穆公之側，終恐過而不留，推之輓之，尙有賴於足下也！

【淺釋】你時常記念我在遠處的人，我旣感激，又安慰；而且我的家信，屢次隨着你的信一齊寄來

，更加感謝。現在天熱了！穿輕衫，拿團扇，隨時快樂；你幕裏辦公餘暇，一定又有如杜甫所說：『公子調冰水，佳人雪藕絲，』那一種的雅事。我是很鬱悶的住在斗大的房子裏，一天到晚低着頭，反覺得照在眼睛裏的石榴花，引起了不快之感啊！這回又附寄一封信，我在外邊的家書，常煩你的僕役投送；主人情重，當差的勞忙，叫我怎過意得去。秋漪時時有信來，說你種種的關顧，這是你的推愛了。椒平先生那裏，剛才也有信去託他，內裏頭沒有人，到底恐怕達不到目的，介紹的問題，還是希望你咧。

【廣註】（翩翩書記）言其書札文采，甚爲風流也。魏文帝與吳質書『阮瑜書記翩翩，至足樂也。』（竹報）喻家書也。李衛公守北郡時，某寺中有竹一窠，長纔數尺，令其寺僧每日報竹平安。（青鳥）史記『幸有三足鳥之使。』注云『三足鳥，青鳥也。主爲西王母取食。』後人遂以「青鳥」爲使者之稱。（依紅泛綠）蕭緬與王儉書『庚景行之泛綠水，依紅藻，何其麗也。』見南史。喻爲幕中公暇之行樂也。（榴花）石榴花也。唐詩有『五月榴花照眼明』句。（上介）稱僕曰「介」，「上介」，稱人之僕也。（無人乎穆公之側）喻無接近之人也。孟子『泄柳申詳，無人於穆公之側，則不能安其身。』

▲託順德司馬李荐友

綠莎廳遠，青鳥音稀，屈指蟾圓五度矣。緬想鼎裯萃吉，華紱凝庥，知如鄙人之頑。鹽邑刁風日甚，控案接踵而來，因人成事者，不無虎尾春冰之懼，亦適見鉛刀之難佐盤錯耳。友人章秋漪，與弟爲莫逆交，其申韓之學，廻非

管窺蠡測者所能企及。渠以閣下憐才下士，向有吐握之風，欲一登龍，增其聲價。伏維閣下器宇恢宏，前程無量，他日延賓東閣，夾袋貯名，方將舉天下賢才而汲引之，當不惜階前盈尺，爲布衣長揖之地。弟故與之書，使自達於左右，倘蒙賜以顏色，加以吹噓，俾鷗鷺一枝，得所寄託，則尤推屋及烏之盛懷，而非弟所敢請也。

〔淺釋〕我們很遠的隔着，不通消息，算起來已有五個月了。你做着官，一切順利發達，是符合鄙人的頌祝！鹽山縣刁詐成風，一天厲害一天，打官司接連着來，替人辦事的，就像握老虎尾子，踏春天的薄冰，有一種恐懼，也可見沒用的人，難以勝任啊。張秋濤君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，他對於刑名的學識，絕不是一般以小見大所及得上的，他因爲你愛惜有才智的人，向來有周公那種『一飯三吐哺，一沐三握髮』的風範；要想投奔前來，增加他自己的聲價。我想你的氣概和才幹，都是很大，前途不可限量，將來也如同公孫宏造一座東閣，招納賓客，呂蒙正把人名冊子，藏在夾袋裏，那樣的盛況，正要把天下有才而貞善的人聚集攏來，總可以不惜階前滿尺的地方，給他來進見。所以我給他這封信，叫他自己面遞！倘蒙你給他面子，替他說項，能彀得一個位置，安插下來；那麼足見推愛的盛意，然而這不是我敢貿然請求你的。

〔廣註〕〔綠莎廳〕稱其官署也。唐河中府有綠莎廳，至宋時已廢。（蟾圓五度）謂月圓五次矣，即五個月也。後漢書注「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，姮娥竊之以奔月，是爲蟾蜍。」後人遂稱月曰蟾蜍。故「蟾圓」即月圓也。（鼎祫）祫，音因，重席也。孔子家語「子路曰：親沒後，南游是楚，從車百輶，積粟萬鍾，累祫而坐，列鼎而食。」（絳）音弗綬也；絲繩之繫印環者。（鹽印

(一)山東鹽山縣。(虎尾春冰)喻其危險而恐懼也。書經：若蹈虎尾，涉於春冰。(鉛刀)以鉛爲刀，喻其鈍而無用也。(盤錯)盤根錯節，言其困難也。後漢書「不遇盤根錯節，何以別利器乎？」(申韓)卽春秋時之申不害韓非子，是中國古代之大法律家。(管窺蠡測)史記「以管窺天，以蠡測海」言其所見之小也。(渠)第三人之稱與「他」同。(吐握)喻好待天下士也。史記「周公戒伯禽曰：我一沐三握髮，一飯三吐哺，起以待士，猶恐失天下之人也。」(登龍)謂登龍門也，喻聲望之高者。(恢宏)廣大之義。(延賓東閣)西京雜記「公孫宏爲宰相，營客舍，開東閣以延賢人。其一曰「欽賢館」，以待大賢；次曰「翹賢館」，以待大材，次曰「接士館」，以待國士。躬自菲薄，俸祿皆以給之。」(夾袋貯名)名臣言行錄「呂蒙正爲相，夾袋中有冊，謁見者必問其人材，客去卽爲疏奏之。故用人稱職。」(階前盈尺)李白上韓荊州書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，不使白揚眉吐氣，激昂青雲耶。」

▲託章又梁謀事

張別駕旋省，數行奉塵青覽，孰意老表兄爲弟鳴其不平，先辱賜教，自非至情關念，曷克至此？弟素本寡諧，性復絕惡，求疵摘瑕，由此而來，究之山鬼伎倆，亦豈遂能爲祟，惟家慈年屆望七，又係病軀，問燠嘘寒，需人侍奉。家兄負米百里外，勢不能晨夕相依，弟更隔省遙遙，經年一返，甫親色笑，旋駕征驂；是以一度辭家，輒灑老人之淚。茲聞署歷城徐大尹改調聊城，聊爲東郡首邑，而兄與徐公，夙有金蘭之契，彼處刑名，舊數名世。倘得仰

藉鼎言，近托一枝，俾衰慈免倚闥之勞，卽遊子釋望雲之感。紉佩何可言喻！至此地有舍表舅馮璞山接替，不虞秦無人也。

【淺釋】張別駕回省，曾託他帶了一封信給你；却不料你替我抱不平，先寄了信來。要不是很懇切的關顧，怎麼有這種樣子。我本來性情冷淡，更不喜歡同壞人來往；旁人多方挑剔我的過失，就是這個來由。究竟宵小的伎能，怎能作怪于我？不過我的母親，年紀快到七十歲，又是有病的身體；冷咧，暖咧，總要人服事。我的哥哥爲着生計問題，遠在百里之外，事實上不能朝晚的侍奉，我更加是隔了省很遠，一年回去一次，才得親近些，便又很遠的出去，所以一次離家，他老人家總要淌一次眼淚！現在聽說署理歷城的徐大尹，調任到聊城，聊城是東郡的首縣，而且你和徐公，本是結過盟的弟兄，那裏刑名的事體，向來是有名的，倘或靠着你的說項，在近處得一個位置，可以使衰老的母親，免却候望的勞苦，就是在外邊的兒子，也去了懷念的感想；實在是感激的了不得！至於這裏的事，有我的表舅馮璞山接替，不愁沒有人的。

【廣註】（別駕）官名，通判之稱。（寡諧）少和諧也。（瑕）病也，史記『璧有瑕，請指示。』

（山鬼）山中草木之怪，喻不正當之小人也。（祟）神鬼禍人以求食也。（望七）將至七十之年也。（負米）喻謀食也。（歷城）卽今山東省治。（聊城）山東縣名。（東郡）卽東昌府。（金蘭）俗謂異姓結拜爲兄弟者曰訂「金蘭譜。」（刑名）官署中主持刑事案件牘者。（倚闥）慈母望子歸心切，倚里門而望也。（望雲）喻子思親也。唐書「狄仁傑授并州法曹參軍，親在河陽，仁傑登太行山，反顧白雲孤飛，謂左右曰：『吾親舍其下。』」（紉佩）喻感激也。（秦無人）左傳「晉士會自秦亡歸，及河，纔朝贈以策曰，『子勿謂秦無人，吾謀適不用也。』」

▲代友致龔未齋告苦

弟以風塵俗吏，荒落有年，承先生愛顧之隆，加以刮目；入座則香芬蘭茝，題箋則囊贈珠璣，數載以來，極聲應氣求之樂。竊謂近依蓮幕，請教正長；詎弟弱體支離，真元久乏，去冬別後，病益加身，六月中又轉脾泄，百藥罔效，延至廿九日，奄奄垂斃。自分殘燈無再焰之膏，枯荄絕重萌之蘖，隨風委露，夫復何言。念弟江右書愚，備員冀北，先署各缺，瘠苦異常。嗣補遂城，當疲敝之衝衢，值饑饉之歉歲，百端賠累，心力交枯。旋蒙量移高城，亦屬民刁俗敝，展布爲難。而弟冰競自矢，又不敢稍存不肖，非剗新而補舊，卽借東以應西，虧累之深，實由於此。尙荷郡伯獨加青睞，滿冀獲遷善地，俾因公逋負，得以逐漸彌縫。豈意恩重莫勝，災生不測，沈疴難起，永隔慈暉；家鄉無寸土之遺，兒女有窮途之泣，官場至此，當亦先生所聞而惻然者！然而茹苦誰知，含酸自咽，若向悠悠以申訴，徒謂咄咄之何來！惟郡伯以至仁之心，爲如天之要。譬諸赤子，對慈母而有苦必號；恃有嚴君，見愛子而情無不動。用是幾回伏枕，不禁哀鳴！將來交代事宜，悉已瀝陳另稟。嗟呼先生，明冥異路，永從此逝！蛟負難償，狐邱莫返。倘憐而見恤，俾獲全已覆之巢；將死而有知，誓永結來生之草！

〔淺釋〕我是一個窮苦而鄙陋的官僚，承你看得起，常常商量藝術上的作品，幾年以來，非常合得